〔清史研究评介〕

喜读《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影印本

李燕光

辽沈书社影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出版了，这对研究满族史、清史、地方史的人来说，确是一项大好消息。

清朝乾隆九年（1744），鄂尔泰、讷亲、福敏、徐无梦等人，奉敕撰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由武英殿刻印出版。该书追溯十四世纪以来居住在黑龙江流域与长白山一带女真各氏族的得姓缘由、迁徙历程、分支与聚合、人口增长、历史人物，等等，记载了女真各部发展壮大的过程。因此。被认为是研究满族史、清史、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清朝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敕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呢？这是由于氏族残余影响所促成的。本来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人，其先进部落从十四世纪便开始向阶级社会迈进，到十五世纪中期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的奴隶占有制度已居于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主要地位，然氏族公社的残余形态仍旧存在。在一五八三年努尔哈赤崛起之前，女真各部盗贼蜂起，自称为汗、贝勤、谙班，做每嘎山的主、每穆昆的主，互相攻战，兄弟残杀，人多力强的家族，欺侮弱小的家族，非常混乱”。（《满洲实录》卷1）当时称为“穆昆”的氏族组织，还是社会活动中的基本单位。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住赫图阿拉，与其兄弟五人分居“六处，各立城池（都在三十里内），称为六王，乃六祖也”。即满语所谓“宁古塔贝勒”，实为一个穆昆；与其对立的，则为灼沙纳与加虎所属的两个穆昆。在《满文老档》太祖朝最后三卷中，记载了穆昆、达旦的档子，表明在八旗制度建立前的社会中穆昆仍是基层单位；但是它正在瓦解中，努尔哈赤起兵时，五祖子孙就对神立誓，要杀害他。努尔哈赤就建立牛录（后定汉字为佐领），逐步代替穆昆，而成为社会基层组织。他把一个穆昆编为一个牛录，较小的穆昆编半个牛录，较大的穆分编二、三个牛录。原来的穆昆达（族长）担任牛录额真（佐领）、甲喇额真（参领）等官，牛录内的氏族关系逐渐改变为官民关然系，然而氏族传统的影响仍是很大的，这在牛录以及八旗制度中也是可以察觉到的：清朝把勋旧功臣带来的奴仆，或因功赏赐的奴仆，编为勋旧佐领，子孙世袭；把带来一处之人，编为世管佐领，子孙世袭；凡无根由，例如滋生人丁编为公中佐领，因有才能被委派为佐领，子孙不得世袭。因此在申请担任佐领时，必须根据敕书说明承袭缘由；到十七世纪后期还需附呈家谱证明家世。一七二七年管理旗务大臣等议准：“凡系世职官员，令其预先缮造家谱，存贮（八旗）都统衙门；其后若行增入者，令于岁底具保增入”（《八旗通志》初集卷37）。正式将八旗家（宗）谱纳入政治生活中，当然也还受到汉族修谱，以昭慎终追远、序长幼尊卑的影响，所以在一七三五年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便敕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出版四十余年后，也暴露出其疏漏之处。因此，乾隆五十七年(1792)又命阿桂、和珅订正满洲姓氏编辑成书（即《钦定八旗氏族通谱辑要》）。他们指

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六百四十五族中，“注明了山川为姓、以地名为姓者，仅三十八姓，其余均未注明。今校阅全书，类于地名者，固居其半；亦有直以国(满)语、蒙古语为姓者”。乃元人陶宗仪撰《辍耕录》所载金姓氏录下，有完颜汉姓王等语，“甚至不知满州姓氏之源流者，即谓满州亦当有单字汉姓，沿陶宗仪之误……臣等伏读《钦定金史国语解》，凡姓氏之误为汉姓者，均已一一改正；又奉旨：满州名氏惟取清（满）语之与汉字对音者，书写汉字，不得依附汉姓”。也遵旨改正。

在《八旗满州氏族通谱》影印本发行之际，不揣冒昧，简要介绍其内容、价值及纂修原委，以供读者参考。

《满族大辞典》问世

梁　焰

《满族大辞典》由孙文良教授主编、刘万泉、李治亭研究员副主编，著名满族代表人士溥杰先生、历史学、民族学和满学专家者：白寿彝、王钟翰、戴逸、李洵、许大龄、金启孮、李燕光、关在汉诸先生为顾问，四十余名对满学有研究和专长的中青年学者与专家参加撰稿。当初稿编出后，邀请国内著名教授专家蔡美彪、李询、王戎笙、冯尔康、薛虹、李燕光、关在汉、王奇、李鸿彬、赵展和满族代表人士溥杰、溥仁、关山复等云集沈阳，开了审稿会、与会诸先生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作者根据所提的意见、经过认真修改、终于最后定稿。著名满学专家王钟翰先生为本书作序，满族著名书法家启功题写书名，溥杰先生为书题词。此书现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收词目6591条，约130万字。

《满族大辞典》是我国满学研究中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填补了我国对满族文化历史研究的一项空白、是国家重点辞书之一。此书搜集宏富、解说详明、科学性和实用性很强，内容包括满族源流、历史地理、姓氏族谱、社会经济、政治军事、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服饰穿戴、典籍著述、古今人物等。该书出版，无疑对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促进清史和满学的繁荣发展都有积极意义。